

惠函請寄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

新女性編輯部為荷

# 京報副刊

第三八七號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 星期日

報費：本報每份銅子十枚，外埠連郵八分，半年八角，全年一元五角。  
地址：北京沙灘新開路五號，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相：你快回來！你的情感自有安慰處。熱水。

## 馬爾丁羣衆的行爲一書的介紹與批評（續） 容肇祖

八，革命的結果——新專制代舊專制。羣衆每是由於機械性爲着解脫社會束縛的無意識的目的做成。這機械性是互相給羣衆各人違反社會的行爲辯護的。爲什麼阻止鐵路工人或其主要工業的工人在社會上作工，這不是與無產階級所援證以爲資本家的罪，一樣的殘酷嗎？無他，不過是敵視別的羣衆，求獲得他們的勢力罷。這種新的勢力亦都是掠奪的，可以用羣衆思想的論調，去證明他是和其他的是一樣。無產階級部分統治其他，亦不免專制的結果。用這樣方法作社會救濟的夢想，亦完全是羣衆的觀念。

九，自由權與羣衆的政府。羣衆統治，也可以說是專制政治。任何個人單獨的証說，羣衆是志怒的，因爲他是減輕羣衆全體的信心。許給人民的自由權的多少，視羣衆所認爲自己事業的多少而定。專制者之可厭惡，無關於專

制者數目之增減。美國的民主主義是不自由的，不是因爲他們政治上的制度，自然思想更自由的人要去改革他，他是不自由，就因爲意見的自由，智慧的靈鋒，評判的思想，關係於根本的，沒有鼓勵的原故。更進一步說，種種革命的羣衆中，是不允許很多的自由，他們現在所需要的自由，祇是增加侵擾我們的羣衆。因此，無論是革新主義，或守舊主義，或者沒有主義，我們都不能歸咎，祇有自責自己及自己的羣衆思想。

十，教育可以救濟羣衆的思想。心理分析學實用治療的方法，不外乎重新教育（Re-education）這是實用的，教病人知道他的思想是一種功能，觀念是工具，和動作的方法。教他知道看重這種趨向去作爲，及由練習他自己的思想而知有自己。羣衆心理的救濟方法亦相類似。最重要的及最大的效果，必定要從羣衆心理上解放出民主主義，以解放我們自己的思想。新的教育，使精神自由的教育，就是多用科學的方法。要精神自由，不要把精神存在於虛空的地方，不要比一個純觀念（Pure

Ideas) 的世界。自由的精神，就是具機能的。科學是自由的方法——科學就是文化的。並不是純理論而不顧實用的。這就是「人的主義」(Humanism)。杜威所謂「知識是人的主義」(Humanism)。並不是因爲他是說已往的人類的出產，就是因爲他是解放人類的智慧和人類的同情。人的主義就是打破羣衆的附和的精神。人的主義的真理見解，以爲真理不是完成的，及本身離人類的志願而存在的。這樣自由的精神，不需羣衆抱持他的信仰，而且他真正是社會的，因爲個人將他自己的智慧與的明辨，及價值的判斷，應用於他的社會的關係上。他是對於社會有貢獻的，不是鈔本的，或模仿的，不是兒童的想象，隱匿虛偽的，就是一種心靈的實際和一種新的創造的精神。祇有這種精神的聯合無論政治的或經濟的形式，他們的集

- 一 馬爾丁羣衆的行爲一書的介紹與批評 (三) (完) 容肇祖
- 月 夢的方法 (下) 曲廣均
- 十 寒夜 海世瑤
- 七 關於駢文的通信 豈明
- 日 老教徒的自嘆 谷萬川
- 觀平大的兩劇 K Y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會都可以應用，我們亦可以從此冀望到自由的共和國。

上述馬爾丁一書的大概，自然不免太簡陋脫略的毛病，要求詳細，讀者自可去尋讀原書。此外馬爾丁尚有一篇「一些機械性使羣衆異於其他社會行爲的形式」(Some Mechanisms which distinguished the Crowd from other Forms of Social Behavior，載在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J. S. V. Taylor 輯, The Modern Library 叢書本)亦可參看。馬爾丁此書從弗洛德(Freud)的學說，建立他的見解，而歸宿於杜威的思想的方法，以爲救濟的良劑，見解頗屬平允。然其所述，大部亦是一種我們應有的常識，固非務爲奇論者。弗洛德的學說出後，很有拿他的學說去解釋他種事實者，日人厨川白村著「苦悶的象徵」，曾用以解釋文藝的起源。用以解釋羣衆的行爲，馬爾丁算是第一個。他的好處，是得之於Le Bon，以爲羣衆是一種特殊的心理的現象，不過Le Bon未曾應用精神分析學去解釋這種現象而已。本來弗洛德一派的學說是一種假說，尙未成爲科學，而科學的心理學，尙未擴大其範圍，伸入於變態心理學之域。在我們的心理學智識未會更進一步之前，弗洛德的學說亦可以暫時懸缺，我們要求

解釋的慾望。馬爾丁此書的羣衆行爲之解釋，亦不外有此種情形。然而他採用杜威人的主義的學說，注重於訓練個人的思想，鼓舞各人去應用思想，這種見解，自然是很平常，是我們應有的常識，而亦是我們所易忽略的。王世杰先生民衆運動與領袖一文上說，「一個誠實的民衆領袖，應該神聖民衆的權利，而又有糾正民衆謬誤的勇氣。」我以為糾正民衆謬誤的勇氣，是從思想出來，而同時又需大多數的民衆運用思想去採納的。馬爾丁此書，把羣衆行爲提出，以爲是無意識的，以爲是和其他的社會行爲不同，實足爲羣衆行爲的憾事，至於各人運用思想去解決問題的團體或集會，自然不是屬於這一類的行爲，亦是這書所說不到的。(完)

### 夢的方法(續昨)

曲廣均

這一天清早醒來之後，夢既作得很完全，不模糊，自己又的確確地記得了枕頭，鳥先生就很輕俏地爬起來，叫聽差。不會奉迎的聽差這早晨却偏偏還在大睡特睡，沒有起來，他以爲還不到應該工作的時候，鳥先生則覺得很不早了。這只得等一等，其實利用這個機會先梳一梳幾天前的夜裏爲迷斯朋而剪過的頭髮，也是再好沒有的事，於是把椅子搬在桌子前

面，對着鏡子坐下，找了一把梳，鳥先生就慢慢地梳着迷斯朋的心理，梳起自己的頭髮。大體總算還好，可惡的只是右額角上的兩根，無論怎麼梳，老是直挺挺地立着，與衆不合。鳥先生忽然想起，頭髮之弄不光，是因爲那天晚上剪髮的時候洗了的原故，就悔恨起自己爲什麼那末多事，必要去剪掉，剪了也不要緊，還大大地說了一頓。然而，剪髮究竟是好，這只要看嘴唇上毛毛的鬍子已經取消而消瘦的臉上也越發清白了，就可以知道。壓迫不倒的兩根髮根，鳥先生很大地容忍了牠們，讓牠們在那裡直挺挺地立着，四外觀望了。

聽差打水之後，鳥先生立刻拉開抽屜，拿出一塊久已買來，只是因爲沒有心思用所以就擱在那裏的肥皂來，揭去包在外面的紙，放在水裏泡了一泡，用手搓了幾下，就往臉上抹起來。雖然刮過不幾天的臉上被沫一浸，不免有些霍刺刺的感覺，但比較起見迷斯朋的時候的愉快來，這點罪總還容易受，所以鳥先生很快地把臉洗完了，以後的事當然是擦雪花膏。擦完了，對着鏡子一看，太薄，不行，又擦一遍，這一回却又太厚了，——多多益善，厚了總比薄了好，不必用刀往卜刮了。可是，用手擦臉的時候，鳥先生正在兩眉的中央發現了一種風刺，這倒非拔了去不可。誰知拔去之

「快絕一世少徐樹錚將軍」

劉復

婦女問題叢書

第一種

婦女問題十講

久維著 章錫琛譯

猛進

時事短評

(一)政府還不把日本公使送出境外一否?

盧生

第一  
一月十四日(星期四)  
發行處：北京銀閣十九號

林德懿  
謝初

論

七、公國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五角三分。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半年一元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總發行處：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傳書時間：每天下午一點半至六點鐘。

後，毫無血色的皮膚裏却流出血來，雖然疼了又疼，終於不能制止，而烏先生漸漸地覺得眉心有種鮮紅的小點，也微美觀。

烏先生把一切事都做得自己以為妥當了以後，已經是上課的時候，正在打鐘了。在這種時候，萬不可遲到一分鐘的，於是很快地拿了書，對着鏡子又換了掉那兩根反叛的頭髮，戴上了帽子，走出門去，圍巾不圍巾，當然不在乎，只要第一堂的教員不請假，遲斯朋不請假，路上必見的同學不招呼又有什麼要緊呢？

到了教室裏在自己的位上坐下以後，每一個人開門進來都同時把烏先生的心也給開了開，雖然結果因為不是遲斯朋烏先生自己又把推開上。這樣幾次之後，惹人煩的教員來了，毛斯朋沒有到。隨便教員自己以為怎麼要緊，叫的人總得如何有趣吧，烏先生却完全沒有理會。他看了寫上凝結的濕氣，又轉去看門，還沒有來，又仰起頭來看頂棚上被雨濕的黃印，一回，又轉去看門，遲斯朋仍然只在思想上與行徑中出現。

「昨夜的事裏，分明是和我坐在一張床上，談笑很自然，我們什麼都說，以後，以後——我——互相看着，笑着，握手了，接了一個吻，以後，我不知道——可是幾乎——醒後我知得清楚地把心翻了一下。我今天一定是

因為夜裏夢見我，那末樣夢見我，所以不好意思來上課，雖然平時也常常缺課，遲到。至少今天是如此，不然，來的時候，見了我，一定會羞死，不好意思；可是以後我終究有法子和她接近，她也不會就拒絕我。——老李這個法子真妙，一定有用，他自己對兄弟和二三都試驗過，說很靈，難道我用的時候就失了效用了嗎？不會的，不會的，——」

有人開門了，正是烏先生坐立不安地盼望着的他。被早晨的涼風吹得微微發紅的兩頰下，圍着一條淡綠色的圍巾，很配合，款式也頗窈窕，總之，遲斯朋的一切都剛剛適合於烏先生的脾味，而烏先生的本來期待得緊張了的神經，又被遲斯朋拉了一把。然而，沒有往這裏看一眼，她就急急忙忙跑到自己的坐位上去，打開提來的書包，拿出書來，眼睛只作那上面，轉也不一轉。聽講的中間，往四圍望望的事，遲斯朋不是沒有過，今天偏就變了，怎本回事？不知道。

自命得意的教員先生，歷史正講得起勁，嘴角的白沫時常用手絹一抹。但是，這與烏先生不但沒有關係，反而使他越發恨，雖然在平時自己也喜歡講。這時要注目的只有遲斯朋一個人。她的粉今天擦得比往常白淨得多

了，和烏先生臉上的雪花膏差不多，看不出是擦的粉；耳後的兩枝鉛針上的亮光今天也特強，一定是擦過。但是，眼睛死釘住書本，轉動一下也不肯，這太叫烏先生着急了。「李君明明告訴過法子好使，決不會失敗；那末，不是自己在這裏回味夢中的事情，等我去找他，就是害我，不敢看我的。對的，一定如是。」烏先生已經很滿意於自己的解釋了，外人何必來說什麼話？只要讓在遲斯朋那可愛的臉上的兩隻用以照放人開一切黑暗，充滿前途以希望的明燈背換個方向，所有的成功不就都在那裏了嗎？

可以了，可以了，燈要掉頭了，你看，已經轉了個二十五度半的角了，方向當然朝着烏先生，而烏先生心裏的一團漆黑馬上就變做了豁然光明。可是，不幸，天知道，為什麼剛轉到半途的遲斯朋忽然又轉回去，雙唇嘴角白沫的教員，把烏先生的可以達到目的的希望全給抓了去，使他的通敵明亮仍然回到那團黑。事由天定，亦在人為，烏先生也很知道，於是在運命的支配以外，不得不加以人為的努力。努力的第一個好方法是咳嗽，大聲的咳嗽；秩序的擾亂不場亂，誰又懶得了那些。咳嗽不發生効力嗎？之以以摸腳，在兩板上來回磨。沙沙的聲。原來人——是最好不過的了。然而，出人意料之外，遲斯朋的一雙眼

不肯光顧一下，其結果是使烏先生提出了一個與歐戰毫不相關的亞歷山大到歐洲去幹什末的問題。

教員的發怔，同學的譏笑，往自己這面望去的令人可恨的面孔，同時在地板上作種種不同的聲音來的動作，這一切烏先生那有閒工夫去管，所要留心觀察的是在許多向自己臉上射來的眼光中的特別的一雙，這還用說嗎？不同可知，是指迷斯朋。然而，失望呵，先前以為是生活靈動的兩顆救命星，只是一瞬之間，就成了刺人心肺的兩道冷光，迅速地把他白眼球往烏先生一翻之後，立刻就死板板，朝前看，一點不動了。失望，失望，——不是害羞嗎？誰知道。

鈴聲響了，迷斯朋提起書包，披上圍巾，離開座位，很坦然地邁着輕快的脚步，隨着許多同學一塊兒走出去，同時烏先生的整個兒的靈魂也就被帶着一步一步地，越來越遠地走了，不見了，沒有了，雖然事實上一回之後還要飛回來。

飛回來了，怎麼辦？這時候出氣的目標當然是告訴方法的李君了，於是烏先生只帶了早晨拿來的不知一本什末書走出教室來，帽子大概留着等差給收拾了招領吧，總之，沒有戴。下一堂有沒有課，什末課，誰去留心；找着

李君問一問是怎末回事，才是真緊要，而此刻還不知自己犯了什末罪，犧牲了頭一堂去睡覺的李君也正在那裏等着受審判。

「你不說那方法有效嗎？」審判了。

「什末方法？」回問。

「作夢的方法吧。」

「作夢還有方法？哈哈！我知道了，怎末試驗失敗？」

這兩個「哈哈！」的味儿令人難堪，而「作夢還有方法？」也幾幾乎叫烏先生疑心李君騙了他，如果不是審來審去的結果，李君知道了自己的過失，立刻加以補充，並且告訴烏先生，說他忘記了，只翻枕頭沒有用，枕頭底下還應該壓一件對方的如手絹照片之類的紀念品。

是的，紀念品，經過幾次「真的嗎？」和「我不信」的猶豫之後，烏先生就想怎末樣才可以找着這樣的一件紀念品。

一九二六，一，一〇夜，於北京茅舍。

陶世濤

寒夜

伏園兄：這是本期孔，旬刊容不下的一篇稿子。作者是孔德初中一年級生。他這文章自然比不上專家們的，但是他也能能運用他所認得的一些字傳出他的悲哀的情感

來。我想，讀膩了專家的文章的人們，讀讀這樣作品或者可以開開胃口，所以冒然寄給你了。 品青敬上，一月十四夜。

寒冷的西北風，颯颯的吹來。窗外枯樹的光禿枝兒，如狂般的舞動。那寒冷的涼氣，侵入我的衣襟，使我滿身都麻木了。

我搬了凳子，靠近爐子坐着，才覺得暖和一些兒。這樣約有半點鐘的樣子，身上方才清爽，不麻木了。這時我心裏忽然想起明天應交的歷史卷子，今天還沒有做得，現在有工夫趕快做了罷。轉過了凳子，拉開了抽屜，拿出講義和題目看了一遍，也不知道那段和那題有關係。愈看愈糊塗，想做又不想做，猶豫不定。後來一想交晚了是要扣分的呀！看着分數面上趕快做了罷！做完明天就沒事了。拿起了鋼筆，蘸了墨水，在書裏東扯西拉，張冠李戴的，不到一點鐘的工夫，居然做完了。好喜歡，好奇怪！想着剛才正當的要緊，到做不出來，如今隨便倒做出來了，還是分數的魄力大，不用動手動腳就降服了。真痛快，真容易！本事真養過了西遊記裡的孫大聖。不要亂想了，放好了罷。

這個時候，外面的風愈括愈大了，籠罩在寒冷之夜的枯樹，稀疏而憔悴的枝兒，被風吹斷，簌簌落下來，不知其數。在這種寂寂沉沉

來。我想，讀膩了專家的文章的人們，讀讀這樣作品或者可以開開胃口，所以冒然寄給你了。 品青敬上，一月十四夜。

寒冷的西北風，颯颯的吹來。窗外枯樹的光禿枝兒，如狂般的舞動。那寒冷的涼氣，侵入我的衣襟，使我滿身都麻木了。

我搬了凳子，靠近爐子坐着，才覺得暖和一些兒。這樣約有半點鐘的樣子，身上方才清爽，不麻木了。這時我心裏忽然想起明天應交的歷史卷子，今天還沒有做得，現在有工夫趕快做了罷。轉過了凳子，拉開了抽屜，拿出講義和題目看了一遍，也不知道那段和那題有關係。愈看愈糊塗，想做又不想做，猶豫不定。後來一想交晚了是要扣分的呀！看着分數面上趕快做了罷！做完明天就沒事了。拿起了鋼筆，蘸了墨水，在書裏東扯西拉，張冠李戴的，不到一點鐘的工夫，居然做完了。好喜歡，好奇怪！想着剛才正當的要緊，到做不出來，如今隨便倒做出來了，還是分數的魄力大，不用動手動腳就降服了。真痛快，真容易！本事真養過了西遊記裡的孫大聖。不要亂想了，放好了罷。

這個時候，外面的風愈括愈大了，籠罩在寒冷之夜的枯樹，稀疏而憔悴的枝兒，被風吹斷，簌簌落下來，不知其數。在這種寂寂沉沉

來。我想，讀膩了專家的文章的人們，讀讀這樣作品或者可以開開胃口，所以冒然寄給你了。 品青敬上，一月十四夜。

寒冷的西北風，颯颯的吹來。窗外枯樹的光禿枝兒，如狂般的舞動。那寒冷的涼氣，侵入我的衣襟，使我滿身都麻木了。

我搬了凳子，靠近爐子坐着，才覺得暖和一些兒。這樣約有半點鐘的樣子，身上方才清爽，不麻木了。這時我心裏忽然想起明天應交的歷史卷子，今天還沒有做得，現在有工夫趕快做了罷。轉過了凳子，拉開了抽屜，拿出講義和題目看了一遍，也不知道那段和那題有關係。愈看愈糊塗，想做又不想做，猶豫不定。後來一想交晚了是要扣分的呀！看着分數面上趕快做了罷！做完明天就沒事了。拿起了鋼筆，蘸了墨水，在書裏東扯西拉，張冠李戴的，不到一點鐘的工夫，居然做完了。好喜歡，好奇怪！想着剛才正當的要緊，到做不出來，如今隨便倒做出來了，還是分數的魄力大，不用動手動腳就降服了。真痛快，真容易！本事真養過了西遊記裡的孫大聖。不要亂想了，放好了罷。

這個時候，外面的風愈括愈大了，籠罩在寒冷之夜的枯樹，稀疏而憔悴的枝兒，被風吹斷，簌簌落下來，不知其數。在這種寂寂沉沉

洪 (第一次特大號) 一月一日出版  
新國家的前途 (朱君)  
病了的玫瑰 (安生)  
我見 (漆樹芬)  
寒四 (楊正宗)  
老人們的沉

婦女問題叢書  
章錫琛編  
新性道德討論集  
陳大齊先生與章錫琛周建人二先生關於性道德

燕風 (十五年一月十一日出版)  
讀林譯茶花女以後 (評論)  
評詩集考 (讀書雜記)  
周秉圭  
伍列

（本期刊幅增加另售大洋一角額定者不加）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上海寶山路  
三德里A十九號  
北京寄售處  
東城聚  
花胡同北新書局

星之火兒（二）  
發行處大木倉十八號陳大讓  
每份銅子四枚

沉的寒夜，引起了無限的悽愴。我仍舊擁爐坐下，與牠交了好朋友。

沒有幾分鐘的工夫，忽聽見背後響一聲。

回頭一看，原來是門開了，F回來了。我問他道：「外面冷麼？」他說，「冷極了，冷極了，給我的手都凍僵了。」一面說着，就走到爐子那邊的椅子上坐下了。

我又問：「你到那裏去了，吃了晚飯麼？」

「一到西城去了，晚飯早就吃了。」口裏說着，眼睛却東張西望。我看了很奇怪，說：「你望什麼？又不是新來的，你心裡在那兒想什麼呢！」

他笑答：「怎麼只有一個人在家，L和T那裏去了？」

我對他說：「到朋友家去了。」他又問，「你怎麼沒有出去，一個人坐在這裏想什麼哩？」你臉上現出不快樂的樣子，難道是T又罵了你麼？」

「不是。有什麼？你可不知道。這種寂寞沉沉的寒夜，一個人坐在家裡，沒有事做，又沒有人和我談談笑笑，心裡悶了，不覺的想起七年前正九歲時父親的死和母親含淚的別離。現在一個人却遠留他鄉，是如何的冷淡淒涼。我的母親雖然在世，可是也有六年多沒有見面了，她是老了呢，瘦了呢，心裡是好受還是難

過呢，我也不知道。雖然常常的通信，可是回的信，總是說：我的身體很好，家裏老的少的都好，一切都可以放心不要掛念。你讀書千萬要努力，求一天比一天有進步才好。起居飲食都要有時，不可胡來，免得發生毛病。記着，記着。

我每接到這種安撫和平的信，心裡就難過一番，總想回去看看，因道路太遠及別的原故，走不動，你看這叫我心裏難受不難……受呢？」

他說：「你千萬不要常常這樣愛着想着。這個對於你自己身體上，讀書上，都有很大的關係，並且你現在才十幾歲，正是求學的好時候，常常如此，身體，腦筋，定有損害，所以我勸你不要這樣傷心，現在已經十點多鐘了，我們睡去罷！」

我說「可以罷！」勉強起身走進裡房裏，預備睡覺。此刻我心裏更覺難受，眼淚不覺滾滾流下。他看見了，很不客氣的說：「你下什麼雨，大晴的天氣。你還不知道我七八歲的時候，就死了母親，現在已十年多了。今年我回家去，我父親又娶了個後母，他不但理我，倒還給我在父親面前弄壞。我父親也糊塗了，聽了她的話，就不如從前對我那麼親近了。你看氣人不氣人，難受不難受。怪不得人家說

：十個後婆子難得一個好的呢？實在是不錯一絲一毫的。你現在有書讀，衣食住也不缺少，還不好，我呢？而今已二十多歲了，讀書也來不及了，衣食住也不充足，和你比較起來，就有天地的分別。」

我聽了他這套乾脆不客氣的說話，也沒有怎麼樣，只得忍着氣鑽進那冰涼的被窩裏，含着眼淚睡覺了！ 一九二六，一，一一。

### 關於駢文的通信

馮常先生：

從京副轉到賜書，誦悉一一。先生謂劉君百駢駢文用典尚無大誤，前此評論未免稍涉吹求，如風雨雞鳴即其一例云云，自亦有理，唯鄙見尚不能盡同，謹為先生陳之。查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二語出於詩經，大眾皆知，我亦認為典體之好詞，蓋其句跡似寫實，而所含意趣又與所寫的情調有冥合之點，即情境相調和，此是所謂興之趣味，與泛點時地者不同。現在即使照文字上講，算作敘事，但也決不是晚上，因為他明明說「如晦」，乃是說刮風下雨以致天色像夜一般的黑，若在晚上不應該這樣的說，所以劉君說「夫風雨如晦之夕」，只這七個字便不通了。我那白話譯本內不曾把這「如」字譯出，失了好些精采，這是我所很抱歉的。



來書又說像劉君這種駢文不值得計較，我也得是感佩。昔我先祖（想先生別時也會見過）稱謂，誠子孫以有用精神為下賤戲子（原是誠勿為戲迷）所耗，平居亦不敢不勉。唯偶爾宰場遊戲，輒不自禁，不論聖賢賢傳，牛溲馬勃，凡是為談笑之資者，隨手撿拾，加以議論，只是聊以消遣，並無匡謬正俗之野心或維持公理之大志，先生慮我因此費時失業，盛意可感，唯某雖不肖，尚知自奮，擬此後將半分先陰，兼做「學匪」及讀書二事，不敢拋荒任何一面也。謹以自勵，併用告慰。本擬直接奉函，因不知寄寓何處，特商請京副記者惜予篇末一角，在報上發表，諸希察察。十五年一月十五日，登明敬白。

### 老教徒自嘆

谷萬川

（注意：本文係鄉民「叨沐體」，不是「詩」！——雖然也是分行寫的。）

「呀！~~~~~」  
想當初我也是英雄好漢；  
吃的是香油白麵，  
穿的是絨羅綢緞；  
今兒個捐一元，

明兒捐塊半。  
牧師見了笑盈盈，  
先生們說話多喜歡？  
——就是主也另眼相看。  
只顧了眼前，  
光管了外面，  
哪料想今兒個在這裏自思自嘆？  
到如今不如人不如臉，  
好似臭包子爛麵，  
走到人前不勿見，  
誰不說「這塊骨頭多討厭！」

（二）  
「主底恩深，  
也沒有給主扎下根；  
主底恩大，  
誰會跟主說過話？  
主待我不離：  
見天九黑家揭我底皮！」

（三）  
「昇天堂，昇天堂，  
先嚙嚙你底衣裳！  
下地獄，下地獄，  
不做惡的進不去！

（四）  
「風刮不着，

雨斂不着，  
天九天九鬧他三頓飽；  
給的薪水花不了，  
管他娘的什麼「道」不道？  
淨喫洋錢九就算了。

（五）  
「——主在上，主在上！——  
禮拜堂裏分眼兒吊膀，  
今九個說話九，  
明九上坑：  
過嚙明九養活拉個小孩兒胖又胖，  
抱的家去老婆子不讓，  
埋的地理長咧兩棵好高粱。  
——說什麼上當不上當？」

（六）  
「洋皮鞋，呱達達。  
今九個降臨到他家，  
先吃飯，後喝茶，  
佛爺九一般供享口！  
「新信徒，越多啦！」  
牧師面前把他誇，  
「神恩深，主恩大，  
幾個信徒算什麼？」  
今九個昇，  
明九昇，

### 國魂

國魂社出版之國魂旬刊，現已改成週刊了。週刊的每期，即為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成立大會專號。較平常加多四版，價目反較前減少。茲將本期目錄列后：  
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發起  
記者

### 現

時事短評  
憲案重查的報告  
（翰）（壬）（松）  
（皓）  
王世杰  
唐有壬  
許君遠  
楊振聲

### 出了象牙之塔

這是周川白村三論文學，藝術，思想，批評社會文明的論文集。著者說：「我是也以斯提生自己的文集，」——「少年少女」一樣

零售每份銅子四枚外埠連郵二分訂閱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不當牧師願不終！

騙了洋錢兩大船，  
坑的百姓真不輕！

銀行立了好幾個（註），  
萬古千秋留罵名。

（七）

說什麼信教不信教，

爲的是銅錢九八吊；

說什麼領洗不領洗，

爲的是二斗米。

米不給，

錢九不發，

管他姥姥那嗚達達！

（八）

「說什麼牧師強先生好，

做惡做的「更」巧！

人家做惡他知道，

他們做惡人不曉。

也別怪他「假冒爲善」，

本來他們就沒有「一個好蛋」！

（九）

「既是當初一步走錯了，

又何必到處瞎叨叨？

給你個話兒你記着：

「信教不如不信好」！

思想的發達，述中國歷來對於婦女的思想及近  
年來解放之情狀，尤爲詳盡。未附索引，極便  
檢查。全書用道林紙精印，實價大洋一元。

碎話  
（七）「雷話」  
（八）民衆與武力  
碎話  
Friedrich Schiller  
兩樣的心  
今  
楊內  
風田谷

註：我縣基督教，設有所謂「銀行」也  
者，由德百姓存錢其中；再由他們底  
手裡放出，利息二分五；他們賺五厘  
，餘歸放主。識者恨之刺骨，以其損  
害我國經濟者甚鉅，且亦爲所謂「條  
約」上所不許，然亦徒喚奈何而已。

又：此篇一半是我湊的，一半是在我縣  
直隸望都福音堂裏，由一位又醜陋，  
又耳聾，又拐腿，又愛喝酒的老頭子  
（也是個教徒）底口述而我記了下來  
的。雖說有點粗野，而爲「真兇們  
」所不喜，但我覺得還不失爲真率。  
故記之出，且勝敢爲之刪改與添加幾  
句焉。已過一九二五的聖誕節，  
於師大附中。

### 觀平大的兩劇

K Y

沒有研究過藝術的我，敢來對戲劇說話  
——自然不敢說批評——確是大胆不過的。但  
就我所見到的胡說兩句罷了——對不對不管。  
禮拜一（十一）晚是平大六週年紀念在青  
年會開游藝會，除了「跳舞」和「清唱」兩項  
外，演有「壓迫」和「英雄與美人」兩劇。我  
到會時還未開幕，但照原定時間——五點——

已過半點了。候一小時也未見動靜，久之，有  
人向觀衆道歉說因爲演員化裝未畢，暫候二十  
分鐘，其實過了兩個二十分鐘才開幕。跳舞元  
了，就是壓迫上場。壓迫的稿新出世，也是初  
次演，稿子的好壞不在我說話的範圍內，不提  
。但是頗有趣味。這次表演的結果總算成功，  
讓我就個人來說：

男客 不見大好，也不見大壞。但是喜怒完  
全一張面孔，怒而不睜其眼，笑而不開其  
口。動作所見促迫，譬如借給女客襪子的  
時候開皮包，沒有等女客說話，他早已關  
上皮包坐下了。含煙斗而言加以說的不是  
純粹北京話，時時令人聽不清楚。在房內  
不帶硬領，而以圍巾代之，既不合情理，  
亦不雅觀，倉卒間借不着合適的嗎？  
老媽子 作得畢真畢肖，聲調的抑揚頓挫，  
動作的急緩進退，極合劇情，化裝也好。  
我從觀劇來，而僕媽者當首推此矣。情與  
男客對話時，以雙手同時向前伸的次數過  
多，較板滯。

女客 也無大壞處。上臺笑臉盈盈，不是疲  
乏態度，且不應站在臺的中間。後半幕動  
作較佳。惜聲音低而不遠。  
房東太太 頗像，無疵。語聲雖纖細而不  
遠。

全劇台詞來說，布景稍簡單一點。其結果自然是不壞；所以未見大奸者，皆由於警察一人耳。警察不似警察不必說，長髮蓬蓬，酷似乞丐，稿雖少而不熟，失者多，增者也多，始終我沒有聽着他一句乾脆的話。動作百分不合劇情。皎潔少瑕的一幕劇，給警察弄的什麼也不是，令我心痛。（現在得了一個結論，凡演劇勿以不關緊要的角色而疏忽之。）

「英雄與美人」一劇曲折既多，情節纏綿。作者難作。而初次看或不知稿本的人懂也難懂，更難看出他好處來。我三年前與此劇有過關係，現在有地方就忘記，因之不懂了。我說的對不對請指教才好。

老太婆，聲音太好了，舉止也畢肖，可稱新劇中的龍雲甫了。惟臉上施粉不勻，皺紋不真。於第一幕中向鏡中撲粉，顯得老太婆太浪了。

對雅琴，飾者曾肄業劇專，究是略有研究便落落不羣了。一舉一動總是瀟女，而有大風，毫不露男子痕迹。而一種玲瓏風流態度中露出閱世甚深而富於奸猾的神氣，深得編劇人的苦心。表情亦到佳境。蕭煥雲在室，張漢光扣門欲入，雅琴之張皇失措而不失節，左右應付且運籌於胸，於倉皇驚迫中，作得條條不紊，難得。張既入

，蕭煥雲內。雅琴與張對話，冷言冷語激張令去，恐張之談出革命話，又怕蕭闖出，一種女子趨起莫決的態度寓着操縱一切的手腕，飾者筆筆表演的十足，令我不自知在臺下也。蕭初入室見雨衣而問，雅琴說「……再你客來，不要進我的房，拿去罷，真是的！」「真是的」三字完全女子口吻，說者眼光斜視，臉沉而嘴拋，令我絕倒，四幕與蕭私語見王建人來，似怕而

不怕的神色，顯出懷中自有主張，說到「清官難斷家裏事，別人家的事，你管不着！」作的恰是瀟女神氣，好極了。其後扶張漢光肩，曲腰姪姪一笑，深得女子的嬌態，不知作者費幾許磨。五幕上場嬌汗喘喘，似不自支。一見知為偷逃。其餘第一幕見蕭而未着蕭，向房內一跑，末幕執槍擊蕭，皆有滋味可尋。假確是女子味，變得好。開口便聲滿全場，非真女子可比。我的朋友問我飾者姓名，我說「龍表德」，友人說「改為龍表情好了」。

蕭煥雲 蕭先是偵探長，為人既無賴又奸險。飾者無賴則無賴矣，奸險則未也。以第三幕與李副官談話時為佳。蓋此節二人談話，既少動作，自然寡趣，設作者能力較差，即陷於板滯了。飾者毫不拘束，態度

從容，一邊想，一邊說，稍露奸險神色，不錯。惜一二兩幕化妝所差無幾，不很對。況且自外來，焉有不帶帽之理。四幕張漢光槍擊王建人，蕭應假裝安慰，扶王立起。不應按王肩曲腰不動。

張漢光 作的不好。唯怒不見於色。天地間固然有這樣英雄，然而裝到劇裡就不合適了——尤其是這幕劇。有時曲臂執槍不放下，似板。

王建人 此角超脫正直，忠心耿耿。飾者神氣頗不錯。惟語聲平直，應激烈而不激烈，應和緩而不和緩，表情稍差，被張槍擊，倒地一笑，尚好。第一幕中蕭在室，土匿內室，應先偷下臺。門響而人未出，隱在明牙子身後出去，錯了。

明牙子 最難飾的一個角色。飾者尚可，無大疵，唯化妝稍草率。

李副官 此角也須有好扮的表情。飾者確是全劇的表演，因為有幾位高手，所以得一個「還算不錯」的觀念。至於佈景太簡單了，為什麼還特別慢呢？潦潦草草寫了一些，大半見到的少，見不到的多。好地方沒見到，壞地方沒有談及，自然是有的。自待別人來說罷。

### 章錫琛啟事

錫琛對於婦女雜誌事務早經辭去

自民國十五年與商務印書館完全

### 莽原半月刊

用上好宣紙精印四十餘面，第一期十五年一月十八出版，要目如次：

北京適存中學招生  
年級：高中一年級二學期編級生  
男女兼收。  
報名：一月十四日起，至二十九日